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八

鴈八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湛 閱

舉百丈復問五峰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

道阿阿阿箭峰云和尚也須併却

撻旗奪鼓一句

教流萬機裏劍丈云無人處研額望汝

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此一則與七卷末公案同看

鴻山把定封疆五峰截斷衆流這些子要是

箇漢當面提掇如馬前相撲不容擬議直下

便用緊迅危峭不似鴻山盤礴滔滔地如今

禪和子只向架下行不能出他一頭地所以

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五峰答處當頭坐

斷不妨快俊百丈云無人處研額望汝且道

是肯他是不肯他是殺是活見他阿轆轤地

只與他一點雪竇頌云

和尚也併却

已在言前了 截斷衆流 龍蛇陣上看謀

略須是金牙始解七事隨身慣戰作家令人長憶李將軍

妙手

無多子疋馬單鎗千里萬里千人萬人萬里天邊飛一鷁

大衆

見麼且道落在什麼處 中也打云飛過去也

和尚也併却雪竇於一句中拶一拶云龍蛇

陣上看謀略如排兩陣突出突入七縱八橫  
有鬪將底手脚有大謀略底人疋馬單鎗向

龍蛇陣上出沒自在你作麼生圍繞得他若

不是這箇人爭知有如此謀略雪竇此三頌

皆就裏頭狀出底語如此大似李廣神箭萬

里天邊飛一鷁一箭落一鷁定也更不放過

雪竇頌百丈問處如一鷁五峰答處如一箭

相似山僧只管讚歎五峰不覺渾身泥水了

也

舉百丈又問雲巖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

道 蝦 淋 痴 裹 出 巖 云 和 尚 有 也 未

枯 皮 著

吊 水 前 不 構 村 後 不 迭 店 丈 云 裹 我 兒 孫

灼 然 有 此 答 得 半 前 落 後

雲 巖 在 百 丈 二 十 年 作 侍 者 後 同 道 吾 至 藥  
山 山 問 云 子 在 百 丈 會 下 爲 箇 什 麼 事 巖 云  
透 脫 生 死 山 云 還 透 脫 也 未 巖 云 渠 無 生 死

馬 八

山 云 二 十 年 在 百 丈 習 氣 也 未 除 巖 醒 去 見

南 泉 後 復 歸 藥 山 方 契 悟 看 他 古 人 二 十 年  
參 究 猶 自 半 青 半 黃 粘 皮 著 骨 不 能 頽 脫 是  
則 也 是 只 是 前 不 構 村 後 不 迭 店 不 見 道 語  
不 離 篦 白 焉 能 出 益 繼 白 雲 橫 谷 口 迷 却 幾

和尚 有 也 未 雪 寶 據 欸 結 案 是 則 是 只 是 金  
毛 獅 子 爭 奈 不 跪 地 獅 子 捉 物 藏 牙 伏 爪 跪  
地 返 撈 物 無 大 小 皆 以 全 威 要 全 其 功 雲 巖  
云 和 尚 有 也 未 只 是 向 舊 路 上 行 所 以 雪 寶  
云 百 丈 向 大 雄 山 下 空 譚 指

馬 八

三

人 源 洞 下 謂 之 龛 破 故 云 龛 開 仙 仗 凤 凰 樓  
時 人 嫌 觸 當 今 號 所 以 道 荆 棘 林 須 是 透 過  
始 得 若 不 透 過 終 始 涉 薩 纔 斬 不 斷 適 來 這  
前 不 構 村 後 不 迭 店 雲 巖 只 管 去 點 檢 他 人  
底 百 丈 見 他 如 此 一 時 把 來 打 殺 了 也 雪 寶  
具 透 關 眼 者 試 舉 看

頌 云

和 尚 有 也 未 公 案 現 成 隨 流 金 毛 獅 子 不

逐 浪 和 泥 合 木

金 毛 獅 子 不

踞 地 純 然 有 什 麼 用 處 可 借 許 一 死 更 無 再 活 可

告 呀 作 麼 生 道 轉 身 吐 氣 腳 跟 下 蹤 過 了 也

併 却 呕 呕

兩 兩 三 三 舊 路 行 大 雄 山 下 空 譚 指

兩 兩 三 三 舊 路 行 大 雄 山 下 空 譚 指

一 死 更 無 再 活 可

一 死 更 無 再 活 可

舉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  
某甲西來意什麼處得這話頭馬師云我  
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取智藏去退身  
蹉過也不知藏身露影不<sub>消息</sub>馬師云我  
步  
步是這老漢推過與別人僧問智藏也須  
一拶蹉過草裏焦尾大也不知藏出來也道  
藏云何不問和尚草裏焦尾大也道  
什麼直得草龜自縛去是十分猶輕後箭深僧云和尚教來問受人處  
分前箭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問  
取海兄去不妨是八十四員善知僧問海  
兄轉與別人抱賦叫屈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不用  
從教千古萬古黑漫漫僧舉似馬大師這僧却有馬  
師云藏頭白海頭黑襄中天子勑卷外將軍令

句絕其百非只管作道理不識話頭討頭腦  
不見若是山僧待馬祖道了也便與展坐具  
禮三拜看他作麼生道當時馬祖若見這僧  
以拄杖劈脊便棒趕出看他省不省馬大師  
只管與他打葛藤以致這漢當面蹉過更令  
去問智藏殊不知馬大師來風深辨這僧像  
懂走去問智藏藏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  
教來問看他這些子拶著便轉更無閑暇處  
智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得問取海  
兄去這僧又去問海兄海兄云我到這裏却  
不會且道爲什麼一人道頭痛一人云不會  
畢竟作麼生這僧却回來舉似馬大師師云  
藏頭白海頭黑若以解路卜度却謂之相瞞  
有者道只是相推過有者道三箇總識他問

頭所以不答總是拍盲地一時將古人醍醐上味著毒藥在裏許所以馬祖道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與此公案一般若會

得藏頭白海頭黑便會西江水話這僧將一  
檐懵懂換得箇不安樂更勞他三人尊宿入  
泥入水畢竟這僧不瞽地雖然一恁麼這三  
箇宗師却被箇擔板漢勘破如今人只管去  
語言上作活計云白是明頭合黑是暗頭合  
只管鑽研計較殊不知古人一句截斷意根  
須是向正脉裏自看始得穩當所以道末後  
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若論此  
事如當門按一口劍相似擬議則喪身失命  
又道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但向八  
面玲瓏處會取不見古人道這漆桶或云野  
狐精或云瞎漢且道與一棒一喝是同是別

若知千差萬別只是一般自然八面受敵要  
會藏頭白海頭黑麼五祖先師道封后先生  
雪竇頌云

藏頭白海頭黑 半合半開一手擡明眼衲

僧會不得更行脚三十年終是被人穿却  
你鼻孔山僧故是口似匱信

馬駒踏殺天下人

叢林中也須是這老漢始得放出去這老漢臨

濟未是白拈賊

檢看阿爺似阿爹兒牽住直饒好離

絕百非

道什麼也須是自家檢看阿爺似阿爹手也被捉了也離

我知

用我作什麼牽却拄杖子或若無人無我無得無失將什麼知

藏頭白海頭黑且道意作麼生這些子天下

衲僧跳不出看他雪竇後面合殺得好道直  
饒是明眼衲僧也會不得這箇些子消息謂  
之神仙秘訣父子不傳釋迦老子說一代時  
教末後單傳心印喚作金剛王寶劍喚作正  
位恁麼葛藤早是事不獲已古人畧露些子

鋒鏗若是透得底人便乃七穿八穴得大自  
在若透不得從前無悟入處轉說轉遠也馬  
駒踏殺天下人西天般若多羅識達磨云震  
旦雖潤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銜  
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又六祖謂讓和尚  
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已後出一馬駒踏殺  
天下人厥後江西法嗣布於天下時號馬祖  
馬達磨六祖皆先識馬祖看他作畧果然別  
只道藏頭白海頭黑便見踏殺天下人處只  
這一句黑白語千人萬人咬不破臨濟未是

白拈賊臨濟一日示衆云赤肉團上有一無

位真人常向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  
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臨濟下  
禪牀擋住云道道僧無語濟托開云無位真  
人是什麼乾屎橛雪峰後聞云臨濟大似白

馬

六

拈賊雪竇要與他臨濟相見觀馬祖機鋒尤  
過於臨濟此正是白拈賊臨濟未是白拈賊  
也雪竇一時穿却了也却頌這僧道離四句  
絕百非天上人間唯我知且莫向鬼窟裏作  
活計古人云問在答處答在問處早是奇特  
你作麼生離得四句絕得百非雪竇道此事  
唯我能知直饒三世諸佛也覩不見既是獨  
自箇知諸人更上來求箇什麼大爲真如拈  
云這僧恁麼問馬祖恁麼答離四句絕百非  
智藏海兄都不知要會麼不見道馬駒踏殺  
天下人

垂示云鎌鋤橫接鋒前翦斷葛藤窠明鏡高  
懸句中引出毘盧印田地穩密處著衣喫飯  
神通遊戲處如何湊泊還委悉麼看取下文  
舉金牛和尚每至齋時自將飯桶於僧堂

前作舞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

竿頭絲繩

從君弄不犯清濁意自如醍醐毒藥一時是則是七珍八寶一時羅列爭奈相逢者雪竇云雖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

是精識精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僧問長慶古人道菩薩子喫飯來意旨如何

不妨趁著元來不知落處長慶道什麼

慶云大似因齋慶讚

相席打令

金牛乃馬祖下尊宿每至齋時自將飯桶於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如此者二十年且道他意在什麼處若只喚作喫飯尋常敲魚擊鼓亦自告報矣又何須更自將飯桶來作許多伎倆莫是他顛麼莫是提唱建立麼若是提唱此事何不去寶華王座上敲床鑿拂須要如此作什麼今人殊不知古人意在言外何不且看祖師當時初來底題目道什麼分明說道教外別傳單傳心

印古人方便也只教你直截承當去後來人妄自卜度便道那裏有許多事寒則向火熱則乘涼饑則喫飯困則打眠若恁麼以常情義解詮註達磨一宗掃土而盡不知古人向二六時中念念不捨要明此事雪竇云雖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只這一句多少人錯會所謂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金牛既是落草爲人雪竇爲什麼道不是好心因什麼却恁麼道衲僧家須是有生機始得今人不到古人田地只管道見什麼心有什麼佛若作這見解壞却金牛老作家了也須是子細看始得若只今日明日口快些子無有了期後來長慶上堂僧問古人道菩薩子喫飯來意旨如何慶云大似因齋慶讚尊宿家忒煞慈悲漏逗不少是則是因齋慶

讚你且道慶讚箇什麼看他雪寶頌云

白雲影裏笑呵呵

笑中有刀熱發作  
天下衲僧不知落處

兩手持來付與他

他具眼只  
好喚作飯桶得麼

若是金毛獅子子

須是他格  
外始得許

本分衲僧不

喫這般茶飯  
不直半文錢

恐眠不正

一場漏追誚

亂在什麼

處瞎漢

白雲影裏笑呵呵長慶道因齋慶讚雪寶道  
兩手持來付與他且道只是與他喫飯爲當  
別有奇特若向箇裏知得端的便是箇金毛  
獅子子若是金毛獅子子更不必金牛將飯  
桶來作舞大笑直向三千里外便知他敗缺  
處古人道鑒在機先不消一捏所以衲僧家  
尋常須是向格外用始得稱本分宗師若只  
據語言未免漏泄

垂示云靈鋒寶効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

鷗八

八

活人在彼在此同得同失若要提持一任提  
持若要平展一任平展且道不落賓主不拘  
回互時如何試舉看

舉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到烏臼臼白問  
定州法道何似這裏

言中有譽要辨淺深  
探竿影草太煞瞞人

僧云不別

死漢中有活底一箇半箇  
鐵橛子一般踏著實地

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

均然正打令當行  
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也是這作家始

云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

說什麼一箇千箇萬

僧便出去

元來是屋裏人只得  
受屈只是見機而作

曰云屈

棒元來有人喫在

咬子喫舌放去又收  
來點得回來堪作何用

僧轉身云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

依前三百六十

日却是箇伶俐衲僧是臣敢向虎口橫身或煞不識好惡

曰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

阿誰知他

棒打曰三下

也是一箇作家禪客始得賓主互換縱奪臨時

曰云

屈棒屈棒

點這老漢著什麼死急

呵

僧云有人喫在

呵

是幾箇杓柄却在這僧手裏

呵

曰云草草打著箇漢

不落

雨邊

知他是阿誰

呵

僧便禮拜

臨危不變方

是大夫兒

曰云和尚

去恁麼去也

點

僧大笑而出

作家禪客大

須得清風隨方知盡始

然有在猛虎

盡終天下人摸索不著

曰云消得恁麼消

得恁麼

可惜放過何不劈脊便

棒將謂走到什麼處去

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到烏臼曰亦是作家

得

人

諸人若向這裏識得此二人一出一入千箇

萬箇只是一箇作主也恁麼作賓也恁麼二

人畢竟合成一家一期勘辨賓主問答始終

作家看烏臼問這僧云定州法道何似這裏

僧便云不別當時若不是烏臼難奈這僧何

曰云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爭奈這僧是

作家漢便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曰一

向行令云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其僧

草打著箇漢當時若不是這僧卓絕地也不

便出去看他兩箇轉轆轤地俱是作家了這

一事須要分緇素別休咎這僧雖出去這公

案却未了在烏臼始終要驗他實處看他如

何這僧却似撐門柱戶所以未見得他烏臼

却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這僧要轉身吐氣

却不與他爭輕輕轉云爭奈杓柄在和尚手

裏烏臼是頂門具眼底宗師敢向猛虎口裏

橫身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這漢是箇肘下

有符底漢所謂見義不爲無勇也更不擬議

近前奪烏臼手中棒打曰三下曰云屈棒屈

棒你且道意作麼生頭上道屈棒元來有人

喫在及乎到這僧打他却道屈棒屈棒僧云

有人喫在曰云草草打著箇漢頭上道草草

打著一箇也到末後自喫棒爲什麼亦道草

草打著箇漢當時若不是這僧卓絕地也不

便出去看他兩箇轉轆轤地俱是作家了這

一事須要分緇素別休咎這僧雖出去這公

案却未了在烏臼始終要驗他實處看他如

何這僧却似撐門柱戶所以未見得他烏臼

却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這僧要轉身吐氣

却不與他爭輕輕轉云爭奈杓柄在和尚手

裏烏臼是頂門具眼底宗師敢向猛虎口裏

橫身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這漢是箇肘下

有符底漢所謂見義不爲無勇也更不擬議

近前奪烏臼手中棒打曰三下曰云屈棒屈

棒你且道意作麼生頭上道屈棒元來有人

喫在及乎到這僧打他却道屈棒屈棒僧云

有人喫在曰云草草打著箇漢頭上道草草

打著一箇也到末後自喫棒爲什麼亦道草

草打著箇漢當時若不是這僧卓絕地也不

便出去看他兩箇轉轆轤地俱是作家了這

一事須要分緇素別休咎這僧雖出去這公

案却未了在烏臼始終要驗他實處看他如

何這僧却似撐門柱戶所以未見得他烏臼

却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這僧要轉身吐氣

却不與他爭輕輕轉云爭奈杓柄在和尚手

裏烏臼是頂門具眼底宗師敢向猛虎口裏

橫身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這漢是箇肘下

有符底漢所謂見義不爲無勇也更不擬議

近前奪烏臼手中棒打曰三下曰云屈棒屈

棒你且道意作麼生頭上道屈棒元來有人

喫在及乎到這僧打他却道屈棒屈棒僧云

有人喫在曰云草草打著箇漢頭上道草草

打著一箇也到末後自喫棒爲什麼亦道草

草打著箇漢當時若不是這僧卓絕地也不

便出去看他兩箇轉轆轤地俱是作家了這

一事須要分緇素別休咎這僧雖出去這公

案却未了在烏臼始終要驗他實處看他如

何這僧却似撐門柱戶所以未見得他烏臼

却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這僧要轉身吐氣

却不與他爭輕輕轉云爭奈杓柄在和尚手

裏烏臼是頂門具眼底宗師敢向猛虎口裏

橫身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這漢是箇肘下

有符底漢所謂見義不爲無勇也更不擬議

近前奪烏臼手中棒打曰三下曰云屈棒屈

棒你且道意作麼生頭上道屈棒元來有人

喫在及乎到這僧打他却道屈棒屈棒僧云

有人喫在曰云草草打著箇漢頭上道草草

打著一箇也到末後自喫棒爲什麼亦道草

草打著箇漢當時若不是這僧卓絕地也不

便出去看他兩箇轉轆轤地俱是作家了這

一事須要分緇素別休咎這僧雖出去這公

案却未了在烏臼始終要驗他實處看他如

何這僧却似撐門柱戶所以未見得他烏臼

却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這僧要轉身吐氣

却不與他爭輕輕轉云爭奈杓柄在和尚手

裏烏臼是頂門具眼底宗師敢向猛虎口裏

橫身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這漢是箇肘下

有符底漢所謂見義不爲無勇也更不擬議

近前奪烏臼手中棒打曰三下曰云屈棒屈

棒你且道意作麼生頭上道屈棒元來有人

喫在及乎到這僧打他却道屈棒屈棒僧云

有人喫在曰云草草打著箇漢頭上道草草

打著一箇也到末後自喫棒爲什麼亦道草

草打著箇漢當時若不是這僧卓絕地也不

便出去看他兩箇轉轆轤地俱是作家了這

一事須要分緇素別休咎這僧雖出去這公

案却未了在烏臼始終要驗他實處看他如

何這僧却似撐門柱戶所以未見得他烏臼

却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這僧要轉身吐氣

却不與他爭輕輕轉云爭奈杓柄在和尚手

裏烏臼是頂門具眼底宗師敢向猛虎口裏

橫身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這漢是箇肘下

有符底漢所謂見義不爲無勇也更不擬議

近前奪烏臼手中棒打曰三下曰云屈棒屈

棒你且道意作麼生頭上道屈棒元來有人

喫在及乎到這僧打他却道屈棒屈棒僧云

有人喫在曰云草草打著箇漢頭上道草草

打著一箇也到末後自喫棒爲什麼亦道草

草打著箇漢當時若不是這僧卓絕地也不

便出去看他兩箇轉轆轤地俱是作家了這

一事須要分緇素別休咎這僧雖出去這公

案却未了在烏臼始終要驗他實處看他如

何這僧却似撐門柱戶所以未見得他烏臼

却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這僧要轉身吐氣

却不與他爭輕輕轉云爭奈杓柄在和尚手

裏烏臼是頂門具眼底宗師敢向猛虎口裏

橫身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這漢是箇肘下

有符底漢所謂見義不爲無勇也更不擬議

近前奪烏臼手中棒打曰三下曰云屈棒屈

棒你且道意作麼生頭上道屈棒元來有人

喫在及乎到這僧打他却道屈棒屈棒僧云

有人喫在曰云草草打著箇漢頭上道草草

打著一箇也到末後自喫棒爲什麼亦道草

草打著箇漢當時若不是這僧卓絕地也不

便出去看他兩箇轉轆轤地俱是作家了這

一事須要分緇素別休咎這僧雖出去這公

案却未了在烏臼始終要驗他實處看他如

何這僧却似撐門柱戶所以未見得他烏臼

却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這僧要轉身吐氣

却不與他爭輕輕轉云爭奈杓柄在和尚手

裏烏臼是頂門具眼底宗師敢向猛虎口裏

橫身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這漢是箇肘下

有符底漢所謂見義不爲無勇也更不擬議

近前奪烏臼手中棒打曰三下曰云屈棒屈

棒你且道意作麼生頭上道屈棒元來有人

喫在及乎到這僧打他却道屈棒屈棒僧云

有人喫在曰云草草打著箇漢頭上道草草

打著一箇也到末後自喫棒爲什麼亦道草

草打著箇漢當時若不是這僧卓絕地也不

便出去看他兩箇轉轆轤地俱是作家了這

一事須要分緇素別休咎這僧雖出去這公

案却未了在烏臼始終要驗他實處看他如

何這僧却似撐門柱戶所以未見得他烏臼

却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這僧要轉身吐氣

却不與他爭輕輕轉云爭奈杓柄在和尚手

裏烏臼是頂門具眼底宗師敢向猛虎口裏

橫身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這漢是箇肘下

有符底漢所謂見義不爲無勇也更不擬議

近前奪烏臼手中棒打曰三下曰云屈棒屈

棒你且道意作麼生頭上道屈棒元來有人

喫在及乎到這僧打他却道屈棒屈棒僧云

有人喫在曰云草草打著箇漢頭上道草草

打著一箇也到末後自喫棒爲什麼亦道草

草打著箇漢當時若不是這僧卓絕地也不

便出去看他兩箇轉轆轤地俱是作家了這

一事須要分緇素別休咎這僧雖出去這公

案却未了在烏臼始終要驗他實處看他如

何這僧却似撐門柱戶所以未見得他烏臼

却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這僧要轉身吐氣

却不與他爭輕輕轉云爭奈杓柄在和尚手

裏烏臼是頂門具眼底宗師敢向猛虎口裏

橫身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這漢是箇肘下

有符底漢所謂見義不爲無勇也更不擬議

近前奪烏臼手中棒打曰三下曰云屈棒屈

棒你且道意作麼生頭上道屈棒元來有人

喫在及乎到這僧打他却道屈棒屈棒僧云

有人喫在曰云草草打著箇漢頭上道草草

打著一箇也到末後自喫棒爲什麼亦道草

草打著箇漢當時若不是這僧卓絕地也不

便出去看他兩箇轉轆轤地俱是作家了這

一事須要分緇素別休咎這僧雖出去這公

案却未了在烏臼始終要驗他實處看他如

何這僧却似撐門柱戶所以未見得他烏臼

却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這僧要轉身吐氣

却不與他爭輕輕轉云爭奈杓柄在和尚手

裏烏臼是頂門具眼底宗師敢向猛虎口裏

橫身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這漢是箇肘下

有符底漢所謂見義不爲無勇也更不擬議

近前奪烏臼手中棒打曰三下曰云屈棒屈

棒你且道意作麼生頭上道屈棒元來有人

喫在及乎到這僧打他却道屈棒屈棒僧云

有人喫在曰云草草打著箇漢頭上道草草

打著一箇也到末後自喫棒爲什麼亦道草

草打著箇漢當時若不是這僧卓絕地也不

便出去看他兩箇轉轆轤地俱是作家了這

一事須要分緇素別休咎這僧雖出去這公

案却未了在烏臼始終要驗他實處看他如

何這僧却似撐門柱戶所以未見得他烏臼

却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這僧要轉身吐氣

却不與他爭輕輕轉云爭奈杓柄在和尚手

裏烏臼是頂門具眼底宗師敢向猛虎口裏

橫身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這漢是箇肘下

有符底漢所謂見義不爲無勇也更不擬議

近前奪烏臼手中棒打曰三下曰云屈棒屈

棒你且道意作麼生頭上道屈棒元來有人

喫在及乎到這僧打他却道屈棒屈棒僧云

有人喫在曰云草草打著箇漢頭上道草草

打著一箇也到末後自喫棒爲什麼亦道草

草打著箇漢當時若不是這僧卓絕地也不

便出去看他兩箇轉轆轤地俱是作家了這

一事須要分緇素別休咎這僧雖出去這公

案却未了在烏臼始終要驗他實處看他如

何這僧却似撐門柱戶所以未見得他烏臼

却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這僧要轉身吐氣

却不與他爭輕輕轉云爭奈杓柄在和尚手

裏烏臼是頂門具眼底宗師敢向猛虎口裏

橫身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這漢是箇肘下

有符底漢所謂見義不爲無勇也更不擬議

近前奪烏臼手中棒打曰三下曰云屈棒屈

棒你且道意作麼生頭上道屈棒元來有人

奈他何這僧便禮拜這箇禮拜最毒也不是  
好心若不是烏臼也識他不破烏臼云却恁  
麼去也其僧大笑而出烏臼云消得恁麼消  
得恁麼看他作家相見始終賓主分明斷而  
能續其實也只是互換之機他到這裏亦不

道有箇互換處自是他古人絕情塵意想彼  
此作家亦不道有得有失雖是一期間語言  
兩箇活鱗鱗地都有血脉針線不唯於此見  
得亦乃向十二時中歷歷分明其僧便出是  
雙放已下是雙收謂之互換也雪竇止恁麼  
地頌出

呼卽易天下人總疑著臭肉引來遣卽難遣卽難  
不妨勸絕海天下衲僧總不知落處  
上明公秀一條拄杖肉人扶且道在阿誰邊  
互換機鋒子細看一出一入如何辨取  
劫石固來猶可壞向什麼處安千聖不傳  
士排棒頭有眼

獨許他烏臼老烏臼老可憐誣這老幾何  
親得般也是箇無端漢百千萬重  
打破泉州好與三十漢不識好惡已在言前自合  
棒且道過在什麼處

呼卽易遣卽難一等是落草雪竇忒煞慈悲  
尋常道呼蛇易遣蛇難如今將箇瓢子吹來

喚蛇卽易要遣時卽難一似將棒與他却易  
復奪他棒遣去却難須是有本分手脚方能  
遣得他去烏臼是作家有呼蛇底手脚亦有  
遣蛇底手段這僧也不是瞌睡底烏臼問定  
州法道何似這裏便是呼他烏臼便打是遣  
他僧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却轉在這  
僧處便是呼來烏臼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  
僧便近前奪棒也打三下却是這僧遣去乃  
至這僧大笑而出烏臼云消得恁麼消得恁  
麼此分明是遣得他恰好看他兩箇機鋒互

換絲來線去打成一片始終賓主分明有時  
主却作賓有時賓却作主雪寶也讚歎不及  
所以道互換之機教人且子細看劫石固來  
猶可壞謂此劫石一由旬四十里廣八萬四  
千由旬原八萬四千由旬凡五百年乃有天

人下來以六銖衣袖拂一下又去至五百年  
又來如此拂拂盡此石乃爲一劫謂之輕衣  
拂石劫雪寶道劫石固來猶可壞石雖堅固  
尚爾可洎磨盡此二人機鋒千古萬古更無  
有窮盡滄溟深處立須乾任是滄溟洪波浩  
渺白浪滔天若教此二人向內立地此滄溟  
也須乾竭雪寶到此一時頌了未後更道烏  
臼老鳥臼老幾何般或擒或縱或殺或活畢  
竟是幾何般與他杓柄太無端這箇拄杖子  
三世諸佛也用歷代祖師也用宗師家也用

與人抽釘拔楔解粘去縛爭得輕易分付與  
人雪寶意要獨用賴值這僧當時只與他平  
展忽若旱地起雷看他如何當抵烏臼過杓  
柄與人去豈不是太無端

垂示云細如米末冷似冰霜富塞乾坤離明

絕暗低低處觀之有餘高高處平之不足把  
住放行總在這裏許還有出身處也無試舉  
看

舉丹霞問僧甚處來

正是不可總沒來處  
也要知來處也不難

僧云山下來

著單鞋入你肚裏過也只是  
不會言中有響諦含來知也

是黃  
是綠霞云喫飯了也未

第一杓惡水淹何  
必定盤星要却端的  
人穿却鼻孔元來是箇無

僧云喫飯了

果然撞著箇露柱却被旁  
人穿却鼻孔元來是箇無

孔鐵  
霞云將飯來與汝喫底人還真眼空

雖然是倚勢欺人也是據款結案  
當時好掀倒禪床無端作什麼  
果然走不得這僧若是作長慶同保福將  
家向他追與和尚說一說

飯與人喫報恩有分爲什麼不具眼

也只得

一半通身是遍身是一刀兩段一千裡一平湖

據令而行一句道盡罕遇其人

福云施者受者二

俱瞎漢

識甚好惡猶自

未肯討什麼碗

福云道我瞎得

還成瞎否

兩箇俱是草裏漢龍頭蛇尾當時待他

道盡其機來還成瞎否只向他道瞎也

麼

道盡其機來還成瞎否只向他道瞎也

未肯討什麼碗

福

云道我瞎得

天道得一半一等是作家爲

馬入

什麼前不構村後不迭店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不知何許人初習儒學

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

占者曰解空之祥偶一禪客問曰仁者何往

曰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霞云選佛

當往何所禪客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

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才見馬大師

以兩手托幞頭脚一作頭馬師顧視云吾非汝

師南嶽石頭處去遽抵南嶽還似前意投之

石頭云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堂隨衆作

務凡三年石頭一日告衆云來日剗佛殿前

草至來日大眾各備鋤鋤剗草丹霞獨以盆

盛水淨頭於師前跪膝石頭見而笑之便與

剃髮又爲說戒丹霞掩耳而出便往江西再

謁馬祖未參禮便去僧堂內騎聖僧頸而坐

時大衆驚愕急報馬祖祖躬入堂視之曰我

子天然霞便下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

然他古人天然如此穎脫所謂選官不如選

佛也傳燈錄中載其語句直是壁立千仞句

句有與人抽釘拔鎌底手脚似問這僧道什

麼處來僧云山下來這僧却不通來處一如

具眼到去勘主家相似當時若不是丹霞也

難爲收拾丹霞却云喫飯了也未頭邊總未

見得此是第二回勘他僧云喫飯了也懵懂

漢元來不會霞云將飯與汝喫底人還具眼

麼僧無語丹霞意道與你這般漢飯喫堪作

什麼這僧若是箇漢試與他一劄看他如何

雖然如是丹霞也未放你在這僧便眼眨眨地無語保福長慶同在雪峰會下常舉古人公案商量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報恩有

分爲什麼不具眼不必盡問公案中事大綱

借此語作話頭要驗他諦當處保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快哉到這裏只論當機事句裏有出身之路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保福云道我瞎得麼保福意謂我恁麼具眼

與你道了也還道我瞎得麼雖然如是半合半開當時若是山僧等他道盡其機來還成瞎否只向他道瞎可惜許保福當時若下得這箇瞎字免得雪寶許多葛藤雪寶亦只用此意頌

盡機不成瞎只道得一半也要驗他遇吉猶在耳按牛頭喫草失錢遭罪半河南半河

四七二三諸祖

草北殊不知傷蜂犯手

寶器持來成過咎

師有條繩條帶累先聖盡大地人換手撻胸還我柱杖來帶累山僧也出頭不得過咎深可然天下衲僧跳不出且道深多少

無處尋在你脚跟下天上摸索不著

人間同陸沉

天下衲僧一坑埋却還有活底人麼放過一著蒼天蒼天

盡機不成瞎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保福云道我瞎得麼一似按牛頭喫草須是等他自喫始得那裏按他頭教喫雪寶恁麼頌自然見得丹霞意四七二三諸祖師寶器持來成過咎不唯只帶累長慶乃至西天二十八祖此土六祖一時埋沒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一大藏教末後唯傳這箇寶器永嘉道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若作保福見解寶器持來都成過咎過咎深無處尋

這箇與你說不得但去靜坐向他句中點檢  
看既是過咎深因什麼却無處尋此非小過  
也將祖師大事一齊於陸地上平沉却所以  
雪實道天上人間同陸沉

垂示云向上轉去可以穿天下人鼻孔似鶴  
捉鳩向下轉去自己鼻孔在別人三裏如龜  
藏殼箇中忽有箇出來道本來無向上向下  
用轉作什麼只向伊道我也知你向鬼窟裏  
作活計且道作麼生辨箇繙素良久云有條  
攀條無條攀例試舉看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開早

危急

雷門云餅  
舌挂上

擗過也

這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餅  
餅還覺寒毛卓豎麼衲僧家問佛問祖問禪  
問道問向上向下了更無可得問却致箇問

端問超佛越祖之談雲門是作家便水長船  
高泥多佛大便答道餅可謂道不虛行功  
不浪施雲門復示衆云你勿可作了見人道  
著祖師意便問超佛越祖之談道理你且喚  
什麼作佛喚什麼作祖卽說超佛越祖之談  
便問箇出三界你把三界來看有什麼見聞  
覺知隔碍著你有什麼聲色佛法與汝可了  
了箇什麼碗以那箇爲差殊之見他古聖勿  
奈你何橫身爲物道箇舉體全真物物覲體  
不可得我向汝道直下有什麼事早是埋沒

了也會得此語便識得餅五祖云驢屎比  
麝香一作馬糞所謂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  
我不能到這裏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看這  
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餅還識  
羞慚麼還覺漏逗麼有一般人杜撰道雲門

見兔放鷹便道餽餅若恁麼將餽餅便是超佛越祖之談見去豈有活路莫作餽餅會又不作超佛越祖會便是活路也與麻三斤解打鼓一般雖然只道餽餅其實難見後人多作道理云箋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若恁麼

卷八  
會且去作座主一生贏得多知多解如今禪

和子道超佛越祖之時諸佛也踏在脚跟下祖師也踏在脚跟下所以雲門只向他道餽餅既是餽餅豈解超佛越祖試去參詳看諸方頌極多盡向問頭邊作言語唯雪竇頌得

最好試舉看頌云

超談禪客問偏多箇箇出來便作這纏繩

披離見也麼般見解如麻似粟纏繩

不住將木德子換却至今天下有請訛

圓相云莫是恁麼會麼咬人言語了期大地茫茫愁殺人便打

庚

七

七

超談禪客問偏多此語禪和家偏愛問不見雲門道你諸人橫據拄杖道我參禪學道便覓箇超佛越祖道理我且問你十二時中行住坐卧屙屎放尿至於茅坑裏蟲子市肆買賣羊肉案頭還有超佛越祖底道理麼道得底出來若無莫妨我東行西行便下座有者更不識好惡作圓相土上加泥添枷帶鎖縛縛披離見也麼他致問處有大小大縫鑄雲門見他問處披離所以將餽餅攔縫塞定這僧猶自不肯住却更問是故雪竇道餽餅壓來猶不住至今天下有請訛如今禪和子只管去餽餅上解會不然去超佛越祖處作道理既不在這兩頭畢竟在什麼處三十年後待山僧換骨出來却向你道

舉古有十六開士成辟作喙有什麼用處這一隊不喫喝漢於

浴僧時隨例入浴

撞著客柱塗  
桶作什麼

忽悟水因

惡水募頭澆

諸禪德作麼生會他道妙觸宣明

更不十個人事作麼  
生會他摸落非他物成佛子住

天下衲僧到這裏摸

索不著兩頭三面作什麼也須七穿八穴始得

一棒一條痕莫

幸負山僧好撞著益著還曾見德山臨濟麼

楞嚴會上跋陀婆羅菩薩與十六開士各修

梵行乃各說所證圓通法門之因此亦二十五圓通之一數也他因浴僧時隨例入浴忽

悟水因云既不洗塵亦不洗體且道洗箇什

麼若會得去中間安然得無所有千箇萬箇

更近傍不得所謂以無所得是真般若若有

所得是相似般若不見達磨謂二祖云將心

來與汝安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這裏些子

是衲僧性命根本更總不消得如許多葛藤只消道箇忽悟水因自然了當既不洗塵亦

不洗體且道悟箇什麼到這般田地一點也著不得道箇佛字也須諱却他道妙觸宣明成佛子住宣則是顯也妙觸是明也既悟妙觸成佛子住卽住佛地也如今人亦入浴亦洗水也恁麼觸因甚却悟皆被塵境惑障

粘皮著骨所以不能便惺惺去若向這裏洗亦無所得觸亦無所得水因亦無所得且道是妙觸宣明不是妙觸宣明若向箇裏直下見得便是妙觸宣明成佛子住如今人亦觸還見妙處麼妙觸非常觸與觸者合則爲觸

離則非也玄沙過嶺磕著脚指頭以至德山

卷八

十八

樞豈不是妙觸雖然恁麼也須是七穿八穴始得若只向身上摸索有什麼交涉你若七穿八穴去何須入浴便於一毫端上現寶王刹向微塵裏轉大法輪一處透得千處萬處

一時透莫只守一寢一窟一切處都是觀音入理之門古人亦有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若一人悟去則故是因甚十六開士同時悟去是故古人同修同證同悟同解雪竇拈他教意令人去妙觸處會取出他教眼頌免得人<sub>屬</sub>去教網裏籠罩半醉半醒要令人直下灑灑落落頌云

了事衲僧消一箇

現有一箇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跳出金剛圈一

箇也不長連床上展腳卧

果然是箇盤膝漢論劫不論禪

夢中曾說悟圓通

早是瞌睡更說夢却許你夢見寐語作什麼

香水洗來驀面唾

吐土上加泥又一重莫來淨地上屙

了事衲僧消一箇且道了得箇什麼事作家

禪客聊聞舉著剔起便行似恁麼衲僧只消

得一箇何用成群作隊長連床上展腳卧古

人道明明無悟法悟了却迷人長舒兩脚睡

無偽一無真所以胸中無一事機來喫飯困來眠雪竇意道你若說入浴悟得妙觸宣明在這般無事衲僧分上只似夢中說夢所以道夢中曾說悟圓通香水洗來驀面唾似恁麼只是惡水驀頭澆更說箇什麼圓通雪竇道似這般漢正好驀頭驟面唾山僧道土上加泥又一重

普示云大用現前不存執則活捉生擒不勞餘力且道是什麼人曾恁麼來試舉看

舉僧問投子一切聲是佛聲是否

也解釋虎鬚青

投子云是

賺殺一船人費身與你了也拈放一

天蟲露塵自

屎不覺臭

邊是什僧云和尚莫尿沸碗鳴聲

只見錐頭利不

麼心行僧云和尙莫尿沸碗鳴聲

見鑿頭方道什打著打放又問

南北猶有影響在投子云是

又是賣身與虎

之機也是僧云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  
什麼心行  
見  
鋸頭利不見鑿頭方雖有逆水  
之波只是頭上無角含血喫人  
投子便打  
著不可放過好打拄杖  
未到折因什麼便休去

投子朴實頭得逸羣之辯凡有致問開口便

見膽不費餘力便坐斷他舌頭可謂運籌帷

卷六

三

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這僧將聲色佛法見

解貼在他額頭上逢人便問投子作家來風  
深辨這僧知投子實頭合下做箇圈繢子教  
投子入來所以有後語投子却使陷虎之機

釣他後語出來這僧接他答處道和尚莫厭  
沸碗鳴聲果然一釣便上若是別人則不奈  
這僧何投子具眼隨後便打咬猪狗底手脚

須還作家始得左轉也隨他阿轆轤地右轉  
也隨他阿轆轤地這僧既是做箇圈繢子要  
來捋虎鬚殊不知投子更在他圈繢頭上投

子便打這僧可惜許有頭無尾當時等他拈  
棒便與掀倒禪床直饒投子全機也須倒退  
三千里又問龕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否  
投子亦云是一似前頭語無異僧云喚和尚  
作一頭驢得麼投子又打這僧雖然作窠窟  
也不妨奇特若是曲衆木床上老漢頂門無  
眼也難折挫他投子有轉身處這僧既做箇  
道理要攬他行市到了依舊不奈投子老漢  
何不見巖頭道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投  
子放去太遲收來太急這僧當時若解轉身

卷六  
三

吐氣豈不作得箇口似血盆底漢衲僧家一  
不做二不休這僧既不能返擲却被投子穿  
了鼻孔頌云

投子投子均然天下無這寶頭機輪無阻  
老漢教壞人家男女機輪無阻  
有什麼奈何他放一得二換却你眼睛什  
處也有些子

同彼同此

恁麼來也 哭棒不恁麼來

可憐

無限弄潮人

叢林中放出一箇半箇放出這兩箇漢天下衲僧恁麼去

畢竟還落潮中死

可惜許爭奈出這圈纏不得愁人莫向愁人說

忽然活

禪床震動驚殺山僧也倒退三千里

百川倒流闊渺

活潑徒勞併思山僧不敢開口投

投子投子機輪無阻投子尋常道你總道投

子實頭忽然下山三步有人問你道如何是

投子實頭處你作麼生抵對古人道機輪轉處作者猶迷他機輪轉轆轤地全無阻隔所

以雪寶道放一得二不見僧問如何是佛投

子云佛又問如何是道投子云道又問如何

是禪投子云禪又問月未圓時如何投子云

吞却三箇四箇圓後如何吐却七箇八箇投

子接人常用此機答這僧只是一箇是字這

僧兩回被打所以雪寶道同彼同此四句一

時頌投子了也末後頌這僧道可憐無限弄潮人這僧敢攬旗奪鼓道和尚莫彙沸碗鳴聲又道喚和尙作一頭驢得麼此便是弄潮處這僧做盡伎倆依前死在投子句中投子便打此僧便是畢竟還落潮中死雪寶出這僧云忽然活便與掀倒禪床投子也須倒退三千里直得百川倒流闊渺非唯禪床震動亦乃山川岌崿天地陡暗苟或箇箇如此山僧且打退鼓諸人向什麼處安身立命

舉僧問趙州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

門電

之機說什麼初生孩兒子趙州云急水上打毬子要驗過不及也僧復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也是作家同驗過還會麼過也

子云念念不停流

打葛藤漢

此六識教家立爲正本山河大地日月星辰

因其所以生來爲先鋒去爲殿後古人道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若證佛地以八識轉爲四智教家謂之改名不改體根塵識是三前塵元不會分別勝義根能發生識識能顯色分別卽是第六意識第七識末那識能去執持

世間一切影事令人煩惱不得自由自在皆是第七識到第八識亦謂之阿賴耶識亦謂之含藏識含藏一切善惡種子這僧知教意故將來問趙州道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初生孩兒雖具六識眼能見耳能聞然未曾分別六塵好惡長短是非得失他恁麼時總不知學道之人要復如嬰孩榮辱功名逆情順境都動他不得眼見色與盲等耳聞聲與聾等如癡似兀其心不動如須彌山這箇是衲僧家真實得力處古人道衲被蒙頭萬事

卷八

五

休此時山僧都不會若能如此方有少分相應雖然如此爭奈一點也瞞他不得山依舊是山水依舊是水無造作無緣慮如日月運於太虛未嘗暫止亦不道我有許多名相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爲無心故所以長養萬物亦不道我有許多功行天地爲無心故所以長久若有心則有限齊得道之人亦復如是於無功用中施功用一切違情順境皆以慈心攝受到這裏古人尚自呵責道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直須呵又道事事通今物物明達者聞之暗裏驚又云入聖超凡不作聲卧龍長怖碧潭清人生若得長如此大地那能留一名然雖恁麼更須跳出窠窟始得豈不見教中道第八不動地菩薩以無功用智於一微塵中轉大法輪於一切時中行住

坐卧不拘得失任運流入薩婆若海衲僧家  
到這裏亦不可執著但隨時自在遇茶喫茶  
遇飯喫飯這箇向上事著箇定字也不得著  
箇不定字也不得石室善道和尚示衆云汝  
不見小兒出胎時何曾道我會看教當恁麼  
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  
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是客  
塵煩惱十六觀行中嬰兒行爲最哆哆和和  
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  
行況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人錯會南  
泉云我十八上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  
解破家散宅又道我在南方二十年除粥飯  
二時是雜用心處曹山問僧苦薩定中聞香  
象度河歷歷地出什麼經僧云涅槃經山云  
定前聞定後聞僧云和尚流也山云灘下接

取又楞嚴經云達入合湛入識邊際又楞伽  
經云相生執礙想生妄想流注生則逐妄流  
轉若到無功用地猶在流注相中須是出得  
第三流注生相方始快活自在所以鴻山問  
仰山云寂子如何仰山云和尚問他見解問  
他行解若問他行解某甲不知若是見解如  
一瓶水注一缾水若得如此皆可以爲一方  
之師趙州云急水上打毬子早是轉轆轤地  
更向急水上打時貶眼便過譬如楞嚴經云  
如急流水望爲恬靜古人云譬如駛流水水  
流無定止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趙州答  
三處意渾類此其僧又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  
意旨如何子云念念不停流自然與他問處  
恰好古人行履綿密答得只似一箇更不消  
計較你纔問他早知你落處了也孩子六識

雖然無功用爭奈念念不停如密水流投子  
恁麼答可謂深辨來風雪寶頌云

六識無功伸一問

有眼如盲有耳如聾明鏡當臺明珠在掌一句何必也要辨箇

盡道作家曾共辨來端

編素惟証乃知茫茫

急水打毬子

始終一貫過也道什麼落處不停誰解

看灑下接取

三五

六識無功伸一問古人學道養到這裏謂之  
無功之功與嬰兒一般雖有眼耳鼻舌身意  
而不能分別六塵益無功用也既到這般田  
地便乃降龍伏虎坐脫立亡如今人但將目  
前萬境一時歇却何必八地以上方乃如是  
雖然無功用處依舊山是山水是水雪寶前  
面頌云活中有眼遠同矩藥忌何須鑒作家  
蓋爲趙州投子是作家故云作家曾共辨來  
端茫茫急水打毬子投子道念念不停流諸

人還知落處麼雪寶末後教人自著眼看是  
故云落處不停誰解看此是雪寶沽句且道  
落在什麼處

###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八

#### 音釋

鶲逆各切音譯鳥擊磚弱角切音薄旁磚

貌鷗之鳥屬鷗之屬磚混同貌盤磚閻定

校答丁聊切音詔大驚鳥一名勘

鷗巨九切求去鷗芳逼切音

也聲急也過也鷗可爲箭羽

一日征鳥嘵急也過也鷗於京切

一切音斗峻也頓

也崖壁峭絕也